

蕭克簡歷



蕭克 網上圖片

蕭克1907年7月14日生於湖南嘉禾，2008年10月24日逝世於北京，享年101歲。革命家、軍事家、軍事教育家，原中顧委常務委員，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第八、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屆候補中央委員。1926年參加國民革命軍，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歷任紅六軍團軍團長，紅二方面軍副總指揮，紅31軍軍長，晉察冀軍區副司令員，冀熱遼軍區司令員，華北軍區副司令員兼華北軍政大學副校長，第四野戰軍參謀長兼華中軍區參謀長。新中國成立後，任國防部副部長，農墾部副部長，軍政大學校長，軍事學院院長兼第一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 練兵場上，蕭克(右)進行步操表演。受訪者供圖

開國上將自律嚴 戎馬一生不懈怠

蕭克：堅守入黨初心 革命愈挫愈堅

百年群英譜

「爺爺一生都保持着嚴謹的軍旅作風，一絲不苟、從不懈怠。」在蕭克之孫蕭雲志的記憶中，爺爺在回顧自己早年的征戰歷程時，總是深有感概，紅軍之所以能歷盡艱難困苦而不潰散，關鍵是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有黨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培育起來的為民族解放而奮鬥到底的革命精神。蕭雲志說：「今天，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靠的也是這種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凱雷 北京報道

掃碼看片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內憂外患，民不聊生，蕭克的童年、少年時代是在黑暗中度過的。16歲時，在土豪劣紳和軍閥匪盜的交相勒索、迫害下，親人被殺，家道中落，他只能半工半讀地勉強堅持學業。上中學時得益於幾位進步教師的引導，蕭克接受了三民主義的救國思想，國恨家仇使他毅然出走，憑一張手繪的地圖，孤身一人，翻山越嶺奔赴國民革命如火如荼的廣州，投身到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風潮中。

「爺爺是1927年入黨的，當時他在葉挺同志麾下擔任連指導員，是國民黨籍。」蕭克回憶北伐戰爭經歷時總是興致勃勃地指出，那時在國民革命軍中，共產黨員的身份是不公開的，但經過北伐戰爭，廣大官兵心中已有了一把無形的尺子：部隊裏如果某人作風過硬、工作負責、戰鬥勇敢，那十有八九就是共產黨員，就連國民黨的右翼分子也常常用這樣的尺度來甄別自己的政治對手。

三民主義夢碎 共產主義啟蒙

孫中山逝世以後，國民黨反動派的背叛活動甚囂塵上，三民主義的救國夢在蕭克心中破滅了。在連長、共產黨員鄭鳴英的啟發和引導下，蕭克讀了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等啟蒙讀物，初步了解並接受了馬列主義，心中的夢想重新點亮。1927年6月的一個夜晚，在東征軍回師武昌途中，鄭鳴英告訴蕭克，黨組織接受了他的入黨申請。「爺爺直到晚年都清楚地記得那個激動人心的夜晚，以及宣誓時面對的那面小小的黨旗。」

南昌起義失敗 低谷反彈再戰

蕭克入黨一個多月後，即隨葉挺部隊開赴南昌，經過一夜激戰，迎來了八一的黎明。南昌起義部隊向廣東的進軍逐漸陷入困境。部

隊打散了，蕭克流落到廣州，才得知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人領導的廣州起義也失敗了，一片白色恐怖。在那段晦暗的日子裏，蕭克隱姓埋名，流落街頭，曾沿街乞討，也曾任路邊替人寫信聊以餬口，然而他心中只有一個信念——生存下去，找到組織，拉起隊伍，繼續戰鬥。最終，蕭克輾轉回到了農民運動基礎深厚的湖南老家，重建了黨組織，而此時，朱德、陳毅領導的湘南暴動已箭在弦上了……

「爺爺從南昌起義失敗到投身湘南暴動的這段經歷，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他那顆共產黨人的初心。」蕭雲志說，「正是這顆初心，支撐着無數革命先輩愈挫愈堅，擦乾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體，繼續前行。」

一生堅持學習 提高理論修養

蕭克青年時代的社會實踐和人生歷練是從三民主義起步的，但在國共合作及北伐戰爭後期的經歷，目睹蔣、汪等為代表的國民黨當權派一步步沉淪和墮落，失望之餘，蕭克將目光轉向了新的人生坐標。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光輝，以及身邊的領導和戰友中，共產黨人的崇高風範，使包括蕭克在內的一大批立志從軍報國的青年人聚集在黨的旗幟下。



●蕭克之孫蕭雲志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攝

致力部隊教育訓練 頒布首套隊列條令

從1927年湘南暴動期間組織農民武裝，在漫長的軍旅生涯中，蕭克一直不同程度地致力於部隊的教育訓練事業。在井岡山時期，蕭克的練兵、帶兵才幹嶄露頭角。新中國成立後，蕭克更是全身心投入到部隊的現代化和正規化建設中。1950年，蕭克主持頒布了我軍首套隊列條令、內務條令和紀律條令。我軍獨具特色的「正步走」，便是那套隊列條令設計確定的。這套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量身定製的正步操典，自國慶一周年在天安門前亮相至今，已成為偉大祖國的一張莊嚴而又靚麗的名片。

作為一個老兵，蕭克一生都保持着嚴謹的軍旅作風，即使到了晚年也未曾懈怠。蕭雲志回憶稱，「爺爺無論穿什麼衣服，每一粒鈕扣都要扣緊；睡覺前，脫下的衣服都要疊起來，按內衣、外衣順序擺放整齊；在床前脫下的鞋子一定是鞋尖朝外，以便在暗夜中能迅速地起身穿好；解放帽總是用他自製的木撐撐起存放，從不褶皺……」

修養的首要。即使在「史無前例」的年月裏，蕭克從農墾部的領導工作中被剝離出來，下放到位於江西雲山的五七幹校，他都沒有忘記學習，在行李中帶了一大箱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並賦詩曰：「……戰地黃花衰，孟冬西風疾。輕裝懷馬列，悠然赴五七……」

1971年，蕭克返回北京工作。從江西帶回的馬恩選集、列寧選集等書上已密密麻麻地寫滿了批註和學習體會。

蕭雲志回憶道，「1992年我在大學加入了黨組織，放假回家告訴了爺爺，他很高興，指着那套擺在書櫃正中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提醒我，作為一個共產黨人，腦袋裏沒有馬克思主義是不行的。」



●1947年解放戰爭期間，蕭克(左)與聶榮臻(中)、楊成武在正太戰役前線。受訪者供圖

戰火中傳承書香 晚年主編文化志

熬夜寫千字 盼教兒看書

蕭雲志談到，父親蕭星華出生時，抗戰正進入最為殘酷的相持階段，年幼的父親常隨部隊頻繁轉移，無法安頓下來專心讀書。一次部隊出發前，爺爺把一張很大的草紙交到父親手裏，原來那是他熬夜用正楷寫的3,000個常用漢字，他對父親說：「孩子，你把這些字全認下來，學會唸、學會寫，掌握熟練就能看書了。」爺爺走後，父親比着這張紙，天天讀、天天寫，碰到不認識的字就問奶奶，十分用功。父親後來說：「那時我心裏只有一個念想，等把這些字都學會了，爸爸就能凱旋，我們一家人就可以團聚了。」

教孫寫毛筆 要求要「四正」

蕭雲志回憶，自己和弟弟蕭雲松上小學前，爺爺就開始手把手地教他們寫毛筆字了。「爺爺書房的寫字枱前，擺着兩張小木桌，我和弟弟就在小木桌前描紅字，宛若舊時私塾裏的學童，爺爺就像教書先生，不

時地糾正我們倆的功課。」蕭雲志說：「爺爺要求我們寫字時要『四正』——身正、紙正、筆正、心正，這也是我大爺當年對他(爺爺)的要求。」

蕭雲志談起，家裏有一本1947年出版的《辭海》，「是爺爺看書學習長年使用的工具書，歷經幾十年的日常翻閱，紙張已經發黃變脆，且有多處破損。1989年，爺爺與我的弟弟蕭雲松一起對其進行了一次『大修』，固定了所有鬆動、脫落的扉頁，並用牛皮紙粘貼了封面，凹印的『辭海』二字依稀可見。」

蕭克在《辭海》的出版說明後面空白處記述了這次修補。「一九四九年冬第四野戰軍向兩廣進軍，四野前敵指揮機關隨軍進至衡陽，在此地指揮大軍南進。是年十一月在一個書店購得此書，已四十年了。書皮已破，與小孫雲松一起修補繼續使用，今後能用多久就用多久。」

蕭克晚年還創辦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並率領100多位專家學者，歷經8年編寫出4,000萬字的文化巨著《中華文化通誌》。



●蕭克揮毫潑墨。受訪者供圖

蕭克祖上幾代都是讀書人，後來家道中落，儘管生活艱辛，蕭克的父親卻始終對子女用心教育。蕭克不但熟讀了四書五經，且對文學的興趣日益濃厚。

井岡山及贛南閩西時期，伴隨着朱毛紅軍的發展，一支支手拿大刀梭鏢投身革命的農民武裝在黨的領導下，在人民戰爭的熔爐裏逐漸成長為能夠戰勝一切困難，壓倒一切敵人的鋼鐵勁旅。而蕭克本人的人生追求和理想信念也在這段艱苦生活和浴血征戰的洗禮下淬煉成鋼，他將這段經歷作為素材，寫成了長篇小說《浴血羅霄》。



●蕭克全家合影。受訪者供圖